

紅瑪瑙集

劉白羽



紅瑪瑙集

刘 白 羽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红 玛 瑙 集

刘 白 羽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 124,000 插页 3

1983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198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30,000 册

书号: 10228·045 定价: 0.75 元

新版《红玛瑙集》序

文化艺术出版社提议重新出版《红玛瑙集》，我同意了，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读者没有忘记这本小书，还有写信来索书的，出版《红玛瑙集》就可以使我有以应读者了；第二，这次出版的《红玛瑙集》也不同于一九六二年那一版，因为除原书之外，加上《平明小札》十二篇，《雪》《绿夜》《冰凌花》《海的幻想》《月》五篇，这样一来，这本《红玛瑙集》可以说是新版《红玛瑙集》，它大致可以代表一九六六年之前那一时期我的散文著作了。

在这里，我想谈一谈我和散文这个问题。有些关于我的述评，认为我原来写小说，解放以后写散文。其实不然。我从一九三六年在《文学》上发表短篇小说《冰天》，同时，就在《中流》上发表散文《从黄昏到夜晚》。可是，抗日战争爆发了，我的散文变成了报告文学。这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，中国人民需要更直接命中敌人的投枪，更直接激发民族精神的战鼓。回顾畴昔，我一点也不因为我把许多生命花在写报告文学上而后悔，不论在这方面我做的多么微不足道，还是以无愧地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自慰。

古人说：文如其人。那么，人随着生活巨流而变迁，文也不能不随着人的变迁而变迁。如果亿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

中，而我不能以血与火燃烧我的情感，而控诉，而呐喊，我就不是我了。这一事实最好的说明，就是在和平建设时期，虽然我又拾起笔写散文，但经历革命与战争的锤炼，我的散文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；我从《从黄昏到夜晚》《绿》《关于长城的回忆》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，就象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，走上今天新的路程，我有了我的散文的新的格调。这是我个人心灵、感情、情操、美感的变化了的必然的结果。我穿过激流，越过险滩，冲过硝烟战火，闯过暴雨狂风，那惊心动魄的大时代怎能不濡染我呢？回忆是美丽的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，我曾为我看见的那芬芳的花朵而陶醉过，但经过大浪淘沙，我爱的不仅是梨花的洁白素雅，更爱火一般浓烈的红蔷薇了。经过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漫长的散文创作道路，我还是爱美的，不过我已经有新的审美观，《日出》《长江三日》《平明小札》是我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。如若说一滴水可见江河，我只是江河的一滴水，也许不能从它听到时代的涛声，但它毕竟不能不反映出时代的光影。如果我能做到了一点点，这一点便是我的心灵的自白，我愿让它在书页上静静地留存下来，作为我一生经历的只光片羽。

形象是生活土壤开出的花朵，只要生活土壤在，形象之花是不会枯萎的。在十年浩劫之中，当我遭受禁锢之时，使我惊奇，这形象之花生命竟还是那样顽强。在既没有纸也没有笔的情况下，它还翱翔在我的心灵之中，我还在心底默默吟出那样诗句：

几番朝日几黄昏，

快雪明雷最断魂，
大海奔腾吹阵雨，
高天坦荡走飞云，
千帆去尽数回首，
万古凌霄一点尘，
春草青青翻细浪，
流莺急语过窗门。

这说明形象的生命是砸不烂、压不死的，真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到来了，那些积聚的形象，象火一样一触而发，我意想不到地写出《巍巍太行山》，而后又写了《昆仑山的太阳》《樱海情思》《罗马》《翡冷翠》，最近又写了《翡翠城》《海上日出》，我走向散文创作一段新的历程。当然，后段路程总是前段路程的继续，也必然是后一段路程的开端。

现在我已六十六岁。有人问我：你还写散文吗？我回答说：我还将写下去。因为我爱各种文学样式，我更深爱散文。这不但由于我深受五四时代作家散文的熏陶，还与我少年时代熟读古文有关。我认为我写散文是深深受益于背诵古文的，因此不少读者问我写散文的经验，我能奉劝的就是认真读一读中国古代散文，也要读一读外国古代散文，但是总要立足在我们民族遗产的基础之上。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绝不是平空诞生的，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，当然必须推陈出新，新的时代的散文要有新的时代的创造。三中全会路线取得极其丰硕的成果，十二大精神展示了更加雄伟的远景，在我们胸中该有多少

情怀需要抒发呀!

从发表《从黄昏到夜晚》至今已四十六年。在这时候，出版新版《红玛瑙集》，对我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，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我希望这玛瑙的红色，在我晚年，将象夕阳一样燃烧，我愿以此自勉。我谨向为新版《红玛瑙集》的出版而付出辛劳的同志们致谢!

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

题 辞

如若有人问我：为何以红玛瑙名此集？

我想用集子里两句话来回答：

“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、通明的
新世界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
鲜红、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！”

那么，就把这作为我给这个集子的题辞。

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

目 录

新版《红玛瑙集》序	1
日出	1
灯火	5
血写的书	12
鼓声象春雷一样震响	18
青春的闪光	23
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	34
《星火燎原》赞	53
读《黑面包干》	67
写在一本黑非洲小说的前面	84
红玛瑙	95
长江三日	104
樱花漫记	113
海	127
一幅红色的画	138
绿窗	142
平明小札	145
晨	145

歌声(一).....	146
歌声(二).....	150
红.....	152
血与水.....	154
风,你爽利的风啊!	157
早晨的花.....	158
路.....	160
启明星.....	163
急流.....	166
蔷薇.....	169
秋天.....	171
雪	173
绿夜	176
海的幻想	178
月	180
冰凌花	181

日出

登高山看日出，这是从幼小时起，就对我富有魅力的一件事。

落日有落日的妙处，古代诗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诗句，如象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、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，可是再好，总不免有萧瑟之感。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弥漫的云天，在一瞬时间内，观察那伟大诞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、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。但很长很长时间，我却没有机缘看日出，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赏。

海涅在《哈尔次山游记》中曾记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：

我们一言不语地观看，那绯红的小球在天边升起，一片冬意朦胧的光照扩展开了，群山象是浮在一片白浪的海中，只有山尖分明突出，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座小山丘上。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中间，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来一块块干的土壤。

善于观察大自然风貌的屠格涅夫，对于俄罗斯原野上的日出，作过精辟的描绘：

……朝阳初升时，并未卷起一天火云，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曦。太阳，并不厉害，不象在令人窒息的干旱的日子里那么炽热，也不是在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暗紫色，却带着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，

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面隐隐地浮起来，露了露面，然后就又躲进它周围淡淡的紫雾里去了。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闪烁得有 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；亮得象擦得耀眼的银器。可是，瞧！那跳跃的光柱又向前移动了，带着一种肃穆的欢悦，向上飞似的拥出了一轮朝日。……

可是，太阳的初升，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，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，却不易被人看到。看到它，要登得高，望得远，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。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看日出的机会，曾经好几次降临到我的头上，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。

一次是在印度。我们从德里经孟买、海德拉巴、帮格罗、科钦，到翠泛顿。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，乘三小时汽车，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。这是出名的看日出的胜地。因为从这里到南极，就是一望无际的、碧绿的海洋，中间再没有一片陆地。因此这海角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。人们不难想象，那雄浑的天穹，苍茫的大海，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线曙光，燃起第一支火炬，这该是何等壮观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。可是听了一夜海涛，凌晨起来，一层灰蒙蒙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。这时，拂拂的海风吹着我们的衣襟，一卷一卷浪花拍到我们的脚下，发出柔和的音响，好象在为我们惋惜。

还有一次是登黄山。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优胜之地。因为黄山狮子林，峰顶高峻。可惜人们没有那么好的目力，否则从这儿俯瞰江、浙，一直到海上，当是历历可数。这种地势，只要看看黄山泉水，怎样象一条无羁的白龙，直泻新安江、富春江，而经钱塘入海，就很显然了。我到了黄山，开始登山时，鸟语花香，天气晴朗，收听气象广播，也说二三日内无变化。谁知结果却逢

到了徐霞客一样的遭遇：“浓雾迷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愈厚……雨大至……”只听了一夜风声雨声，至于日出当然没有看成。

但是，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伟、最瑰丽的日出景象。不过，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巅，也不是在大海之滨，而是从国外向祖国飞航的飞机飞临的万仞高空上。现在想起，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异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、一丝预料时刻，宇宙便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、丰采，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了。当飞机起飞时，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，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，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，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，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。飞机不断向上飞翔，愈升愈高，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，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。飞机好象唯恐惊醒机座上人们的安眠，马达声特别轻柔，两翼非常平稳。我一直守着舷窗，注视外边的变幻，这时间，那条红带，却慢慢在扩大，象一片红云了，象一片红海了。暗红色的光发亮了，它向天穹上展开，把夜空愈抬愈远，而且把它们映红了。下面呢？却还象苍莽的大陆一样，黑色无边。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，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你乍看上去，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，可是一转眼，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。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。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。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，这线红得透亮，闪着金光，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，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。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。开始我很惊奇，不知

这是什么？再一看，几个小片冲破云霞，密接起来，溶合起来，飞跃而出，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晶光耀眼，火一般鲜红，火一般强烈，不知不觉，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。一眨眼工夫，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，窗玻璃红了，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。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，宁静极了。整个宇宙就象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、安静，充满清新、幸福之感。再向下看，云层象灰色急流，在滚滚流开，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，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。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。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，自由自在，向东方航行。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、灰色、黛色、蓝色，都不见了，只有上下天空，一碧万顷，空中的一些云朵，闪着银光，象小孩子的笑脸。这时，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，而喜悦，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，我在体会着“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”这一句诗那最优美、最深刻的含意。

灯 火

多少年来，在我心中有一个隐秘的喜悦的诗句，这就是：

“灯火……”

怎么就是这么两个字？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吧。可是，它，给我的启示却是丰富极了。不过，仔细追索一下，最初，原也只是象每个人在漆黑的夜晚，对一点小小的火光，总是加倍珍惜、加倍喜爱一样。你想，那红红的火焰，怎样地充满活力，叫你欣然，叫你振奋；还有那淡黄的，因而显得平静、温暖的光圈；还有如黎明之前那颗最亮的星星，光芒象翅膀一样，闪烁不定，因此，爱生活的人，爱光明也就爱灯火。

不过，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，而且常常随同着生活的变化、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。最初也许只是一点新鲜的印象，或一片朦胧的感觉，可是，有的就悄悄地给时间消磨而淡漠了，有的却象一粒种子深深埋藏在你记忆之中，由于生活印象一重又一重地增加、积累，它就愈来愈茁壮，愈来愈有生命力，愈来愈光亮。原来这些生活印象正象使种子苏醒的春风，或是无人发觉的跃动的血脉，终于，有一天，一闪的阳光忽然把一丝暖意，穿透记忆的土壤，而那种子就爆破，就抽芽，就开出一朵也许是红的、也许是紫的、也许是蓝的、也许是白的小小的花朵。想起来，这倒很合乎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法则。

现在，还是来谈谈灯火。我想每人都可以举出上万桩关于灯火的印象。对我来说，最早的一点，是我作为一个青年人，从家中出走。那是一个深夜，走到巷口回头一看，看见门口还亮着一星灯光。所以留下这个印象，我想和当时那“风雨如磐暗故园”的国家、民族危急的形势有关。日本人把炮火带到家乡，我不能不在这关头，决然离去。去哪里？茫然。但总要战斗。战斗，也许在风霜中，也许在雨雪下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个战斗的信念那时却是已经牢牢下定了的。这一推敲，也就可以推测到，那最初的一星灯火的记忆，原和自己生活上突然发生的巨变，和自己当时的心情、满腔热血的志向是分不开的。

可是，认真地形成一句美的诗，或说一种诗意，这“灯火……”两字开始在我心里茁壮成长，却是若干年之后，在东北解放战争那风天雪地之中。革命战争，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一生都受用不尽。可是现在令人不解的是，在有些人那里，对革命战争，却不象应有的那样看待了。原来，战争有两种之分，这并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哲理，我们作为中国儿童，从幼年起，便读熟了《水浒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那里面的人物，常常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；义无反顾，挥拳相向。那时我们默默地转动着两只乌黑的眼珠，听着、读着、想着，我们的心灵总是同情那正义方面的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罢了。真正解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、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，却是在亲身投入革命战争并且学习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之后了。恩格斯的《暴力论》，就明确地论述过暴力的“革命的作用”，“是一切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”，“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的武器”。原来革命战争，是革命斗争最尖

锐的形式，因此革命战争是件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这道理从一有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确定了。要不，恩格斯为什么自己到处找着机会参加战斗：一下参加爱北斐特起义，自己带头修筑街垒，监督大炮；一下又参加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战斗呢？所以久而久之，我们早就没有了那种资产阶级“人道主义”者所有的那些只会祈祷、流泪，名为“人道”实际靠着不人道的剥削的余唾来维持自己一定生活水平的人，小市民，市侩，那种害怕战争和厌恶战争的心理了。说老实话，一次又一次，在冰天雪地，枪火弹光，装满泥泞的战壕，飞舞灰尘的道路之间走来走去，我倒爱起战争生活来了。我说的是真话。就是现在，天色渐白，当我坐在桌前，面对着还在发亮的灯火，我还是十分向往于那战争年月。那真是何等活跃而又雄伟壮丽的生活啊！当然，这一点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分子抓到，一定要说我简直是过分热衷于战争了。不，我们是最爱和平的，我们进行革命战争正是为了全人类的真正的和平。我在这儿所以谈到这一点，因为有人现在对待战争，无论正义也好，非正义也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律把它描写得鲜血淋淋，阴森恐怖！他们说这叫做士兵的眼光、战壕的真实。咳！这真要把我们腿上打过绑带、肩上披过硝烟的战士笑坏了。这有什么法子呢，有勇敢的为正义而战的士兵，有反动的杀人罪犯，也有胆怯的叛徒；既然有几种不同的士兵，只好就有几种不同的眼光，也只好就有几种不同的战壕的真实了。也许有人会责怪我，怎么由灯火一下就扯到战争的议论上来，岂不把话题扯远了吗？其实不，我这里要谈的灯火，虽是一件细小的事，但也确是一种战争生活的真实。话说回来吧！在严寒的松花江原野上，冬天踏着积雪，夏天蹚着急流，我却从灯火，体会到一种特殊的